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重訂詩經疑問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宋昺

重訂詩經疑問卷十一

明 姚舜牧 撰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相成王朝諸侯率以祭文王焉祭文王宜頌文王之德乃其詞維曰

肅雝顯相多士秉德對越駿奔者何葢聖人之德無日不與人心相感通但即其在人心者言而其顯承無射葢可以想見矣此極善形容處

肅雝雖分訓敬訓和實是一物葢在廟只是一箇敬而敬之從容合禮處即是和肅而不雝勉強之敬也

維合得此二字然後爲皇皇之度

顯相即相維辟公之相有顯明之德者也周公亦在其中濟濟多士則諸侯以下助祭者此皆秉文之德

則諸侯可知而天子又不必言矣究竟此文德不出

肅雝二字

對越越字是發越之越言對答而發越之也文王在天之靈洋洋乎如在其上是爲對越

對越在天言此心之仰承駿奔走在廟言此身之趨蹌統本秉文之德來

頌文德者曰文明柔順文明是其顯處柔順是其承處有是二者之德自然不觸怒於人故曰不顯不承

無射於人斯葢深咏文德之入人深而至今在也承
作尊奉解射作厭斁解皆不敢從
思齊篇云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此云肅雝顯相即其雝雝肅肅之在人心也云不顯
不承無射於人斯即其亦臨亦保之至今存也故中
着一語云秉文之徳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徳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首節從天命一直說下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未有能全體之者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無二無雜無間斷先後一天命之不已焉然則文王其天乎此是一直說下非相擬合之詞

假以溢我節緊承上假昭假也溢流溢也愚揣詩意謂文王德極其純其所蓄積深矣倘今之祭昭假在天之靈而流澤波溢於我我其以身收受之不敢忽也從此景德以為行莫非我文王之駿惠而子子孫

孫將篤其慶澤而未艾焉如此解或可得詩人之意若謂何轉而為假恤訛而為溢則吾所不信也
曾孫篤之之篤即皇矣篇則篤其慶之篤曾孫之能篤其慶亦由文王之慶之長也
連下三我字皆親之之辭
維清緝熈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緝熈愚謂似不如是解清言心體之不混也緝熈言繼續其光明而心體之常清也詩意若謂自古

典則之詒有矣然未有心體澄然繼續其光明而創制立則如文王之所詒者維其若是故自肇祀以迄于今治功有成維周家之禎祥皆文王之典之所致也所以迄今以往思祀之不可已耳文王篇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昊天有成命篇云於緝熙單厥心敬之篇云學有緝熙于光明載見篇云俾緝熙于純嘏皆就此人之心學言此獨註云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所當二字愚不能解

論文王之德只是箇緝熙敬止論文王之典只是箇維清緝熙不繼續其光明曷以稱至德稱大典肇禋即就文王之初祀言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云者有功烈而又有文德之稱

天子感諸侯助祭以獲福亦欲以福報之乃其詞曰

無封靡于爾邦云云又曰無競維人云云此方是天子錫福之詞

首節四句一直下語却甚有次第

諸侯何能錫天子之祉福乃祭不可無助祼之人也助而獲福猶其錫矣

無封靡于爾邦二節總收於乎前王不忘一句似作一氣解照二無字起語似作二段解若照四其字及收語則四之字又宜作四段解詩意若曰汝烈文辟

公助祭而錫兹祉福惠我以及子孫我亦願有荅焉封靡非善物也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克崇焉戎功不可棄也念兹戎功繼序其克皇馬孰有競於人乎無競維人四方其取訓矣孰有顯于德乎不顯維德百辟其儀刑矣凡此皆前王之所以錫厥後者也於乎前王不忘是汝辟公所當深念者葢後二節總照首節錫兹祉福惠我以及子孫看便見戒勉錫荅之意是所謂善頌善禱也是之謂頌說詩者知可作四

段解又知可作二段解又知可作一氣解斯可與言詩矣

無封靡于爾邦語極佳富貴不期驕奢而驕奢自至任意封殖而侈靡爲害不小故有國家者當先去此一大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此曰無封靡于爾邦真千古之炯戒

繼序其皇是光大而恢廓意汝助祭錫福於我之子孫我念功篤厚於汝之繼序此正是相報答意訓之

者尊以為訓也刑之者刑以為式也

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要渠以先王之自強為訓也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要渠以先王之入德為刑也故總嘆咏之曰於乎前王不忘是作二段解者

其訓其刑不忘前王方無封靡于爾邦而承維王之崇繼序其皇要見今日報之以福亦即前王之所欲報者也是作一氣解者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

詩序祀先王先公也而註謂祭太王之詩然詩有文王康之句序較為是

大王荒之之荒即書荒度土功之荒即幽居允荒之荒葢言始開其荒也皇矣篇作之屏之修之平之啓之辟之攘之剔之正是荒之之事

遷岐本非得已而周用以興似非人之所能為也故稱天作謂天工之造作也及太王開荒而民歸如市

築室于茲則稱彼作謂人工之創作也彼徂又本彼作來而總出于天意故以天作名篇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葢言大王居豳業久矣而曷徂於岐狄人侵之不得已而有此行耳不得已遷岐而作屏修平啟辟攘剔費無限之精神方造此無疆之基業子孫其可輕棄之乎故結以子孫保之望其必如文王之康然後可無負大王之荒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詩序郊祀天地也而細讀其詞是祭成王之詩

成王保成命而致盛治全在不敢康一念上

成命基命何以别成命者已定之命也基命者仰承此成命上思以安藉之也成字死基字活

夙夜基命宥密言成王早夜所圖惟維欲承藉此成命到安宥静密處不使少有傾覆動揺也凡物置之安静處則無虞置之傾動處則易壊下文於緝熙單

厥心肆其靖之正夙夜基命宥密之實事註謂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云云似未得詩人之旨

易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正夙夜基命宥密之謂也

於緝熙單厥心一串下言繼續其光明盡所以圖惟天下之道也人君治平天下全在明明德不繼續其

明而謂盡心於天下吾未之信也

到肆其靖之處然後謂之基命宥密靖字正與宥密字相照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序祀文王於明堂也是

將享而以羊牛所以親之也上帝所歆以誠不以物

故維羊維牛遂可致上帝之來歆也右即下篇右序之右古人尚右若曰帝已尚此將享云耳如註謂天庶其降而在此羊牛之右則下篇右序有周將序有周於何物之右耶且維天其右之與下節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語同非不敢必之辭也敢問高明

雝之篇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右尊也我盡誠敬以尊神曰右神鑒我之誠敬而歆其所尊亦曰右儀式刑文王之典句儀式二字宜稍讀

文王之典何典也維清緝熙之所垂示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是平日事栞胡不叙品物而叙此也葢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分明以天為父以文王為子父子同食於一堂共此牛羊耳不更設也故不更叙乃文王所望於後之人在繼志述事不在乎品物之陳故但以平日儀式之事告而伊蝦文王即既右享焉耳

我其夙夜節註甚明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之心

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則存文王之心矣存文王之心斯可常保上帝降鑒之心此是頌者之本旨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詩序廵守告祭柴望也武王既定天下有廵行方嶽事故周公追述以作歌焉

王者本天之子也禮樂刑政稍有乖謬天之子謂何

此篇首節云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下節云實右序有周明昭有周允王維后允王保之此天子允王四字須細體書曰元后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蓋唯真實作民父母乃可稱天下王稱元后乃可稱允王稱天子此以見詩書之言之互相證也右序者尊尚而序列之也薄震而莫不慴懷柔而莫不格允王維后其尊尚序列也何如

明昭有周與上右序有周一樣看

巡行朝會諸侯全是序列其次第示以平定安集之要務故上節但言承右序之命為人神之主此節方言承明昭之命偃武脩文求懿德以共保天命於無窮語法極有次第

干戈弓矢所以戡定天下者王者其誰廢之第業已平定則求懿德以肆時夏固永保太平之第一義也

故曰允王保之

按此篇與書武成相表裏黄氏曰時邁見武王所以

得天下與所以保天下也武王廵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萬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祭告懐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脩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乎建位任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徳報功此非懿徳以保之乎此一段極有理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詩序祀武王也然中有成康字不應後代之謚若是其湊合也從朱子為長

君德只是箇剛與明武王持自強之心便成極大功烈天下莫與為競成康繼世而亦持此心便不為物欲所蔽而可以照臨四方故既稱不顯成康而又稱

斤斤其明

成康之奄有四方承上世也佳處全在斤斤其明上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又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云者何凡頌之體不獨稱美前人之功德實以興起後世之儀刑但述功德而不及主祭者稱頌之謂何此云降福既已簡簡而威儀尚爾反反焉前王將醉飽以饗之而福禄之來反未艾矣此方是箇

頌體

威儀反反者反之於始而如一也楚茨篇所謂我孔熯矣式禮莫愆是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詩序后稷配天也后稷上世農官周家推本以配上帝疑於追崇之過故周公作此為頌

后稷之功不過稼穡耳昌以文歸之文德所以附太平也民不知稼孰厚其生而況乎利用正德之可望

哉自后稷開稼穡之利民始得以立命而萬世有太平焉文德孰大於是故周公思此文德以作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一字無虛美也

天能生人不能使人之自生有后稷始有人有人始有天其功德真是克配

立我烝民立字不作粒字解語曰爲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民匪后稷誰與立其命哉是其有相之道真

立我民命于無窮者故詩人特下箇立字

貽我來牟立其生也而其功直至陳常于時夏以立

民之德故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何謂爾極有相之道左右生民莫有能及之者是也

屋脊曰屋極北辰曰北極正是此箇極字

帝命來牟四句一串下莫分養教平對率育者盡民

而育之也盡民而育更何彼此疆界而何君臣父子

之相奪倫哉此謂陳常于時夏也至此乃見其開萬

世太平處乃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

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詩序諸侯助祭遣于廟也蓋王者首重農事諸侯來朝助祭畢即遣歸而首以農事勅且形之頌使後世皆知所重也朱子直以爲戒農官之詩耳

諸侯來朝有臣工有保介天子欲告諸侯以公事不

忍直斥故斥臣工又欲令首重農事不忍直斥故斥保介葢諸侯循行阡陌保介其所必御也

嗟嗟臣工與嗟嗟保介起語同而意重在下葢王將勑戒保介先呼臣工而勑戒之其所謂王釐爾成者則莫有重于農之事也

王釐爾成不妨諮詢而聽受爾歸其國可勤來訪問焉故曰來咨來茹茹納也受也

王釐爾成成字即下篇噫嘻成王成字王業之成莫

先於務本也

維莫之春三句語極警切若曰汝農夫何所望哉望此新畬之有秋耳今已莫春其時矣汝亦何所求哉此新此畬正所當用力之候也汝如何而速爲計可也曰亦又何求曉以他無所望曰如何新畬示以此當盡力真勑辭之極佳者

二歲田曰新三歲田曰畬皆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

於皇來牟云云者若曰美哉此二麥夏初即熟今已莫春將受天之明賜矣夏麥者秋稼之占也天意昭明終必有年可不盡人事以承天意乎爾歸其國命我衆農夫各具銚鉏之器以治田奄忽之間即觀其用銍以艾禾可也此通是重農之意故王者廵守其地亦視土地田野之闢治與否以行賞罰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詩序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上之人宜先導利而布之下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王者之心王者之事王業之所由成也蘇氏民曰雨我公田一段語極佳
成王者成是王業也王業莫先于務本故嗟嘆而言曰我周以農事開國致成王業既昭假于上帝矣今不敢廢墜前功率是農夫播厥百穀若是其駿發以終竟若是其服耕以齊力天尚鑒念錫我豐年是所

謂祈穀于上帝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詩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此恐不兼夏之後言殷尚白而其後仍殷之舊故有客篇云亦白其馬此亦以振鷺于飛頌而曰亦有斯容味下文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云云益可見矣或曰二王之後並入助祭其意在殷而其辭則並舉也

亦有斯容槩舉其動容言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又本其心事言之見前王之後心服我之德政而安然於祼將之時所以能夙夜永終其譽也

在彼無惡二句通就前王之後言在彼者封而統承先王也在此者人而祼將于京也王者公天下以為心原無我取人之意前王之後亦知王者公天下之意初無人取我之嫌所以在彼在此通無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其譽也若註將在彼貼前王之後在此

貼令之王者則下二句便說不去矣敢問高明
無惡無斁平而無斁又本無惡來未有不心服其德
而矯強敬恭于外者
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便是其有譽處乃其心能安天
命以助祭而畧無惡斁之念其譽自克終而加永矣
故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庶幾似深幸之之辭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詩序秋冬報也

黍宜高燥而寒一段註極明白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云云不指公家說槩萬姓之家言也言年歲大豐皆有廩積不可以數計而家爲酒醴家祀祖妣家有百禮無不周洽而降福孔皆無異同馬故首下箇亦有二字末下箇孔皆二字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公家之豐積禮洽而福聚又有不必言者

看良耜篇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云云便見此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實是民間之所積

生民萬億及秭而不可計其廩亦萬億及秭而不可計此方是大有之年記曰天下之肥正謂此

百禮即就祭祀言或曰民間之禮與上之人不同祭祀時安有百禮維是飲食祭祀外有冠有婚有喪有弔有問皆一一不可缺者而一一能周辦是謂以洽百禮亦通

降福孔皆言大家受福而無異同也若是而可忘報乎報不必行于王者故朱子謂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詩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樂先審音故先舉其人設業設虡節則總舉其樂之

備也故即承喤喤厥聲云云

應田二鼓即縣於虡業之上

曰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矣又曰簫管備舉

者别人之聲不混于器也

和鳴上曷着肅雝二字在庭者皆肅雝以趨事即聲

奏中亦此肅雝之宣越也此方是大雅之樂

我客戾止二句不是藉此以為盛容前王之後也我

革其命而封之而未必其心之服也戾止而其心與

王者無二焉斯謂極和斯謂大順而樂觀其成振鷺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云有客戾止永觀厥成二永字可玩味

劉安成曰虞賓在位舜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客商之作樂以此為盛我客戾止周之作樂以此為盛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詩序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魚喜潛而漆沮二水多潛處故畜有多魚可取以享祀焉

緜之篇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以上居之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此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豈國家根本之地氣王而多産耶抑天子以此地為湯沐故虛之為漁獵所耶

以享以祀皆以薦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詩序禘太祖也然讀此詩似武王祭文王之詩或禘亦歌此章耳

清廟云肅雝顯相不分此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蓋因來至異文而分言之耳其實常雝肅也

凡祭時陪祭者先就位主祭者始就位故先從相者

說起

次節不重諸侯之助祭言薦廣牡亦有助祭之人耳假是昭假綏是寵綏宣哲以下正申其所謂假綏之實也

宣是知周乎萬物故訓通哲是明炳於幾先故訓知宣與哲原是人心之本體二者兼到方盡其所以為人故曰宣哲維人

所稱后者謂其文足以開太平武足以戡禍亂也文

王克全斯二者故稱文武維后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養斯人是上帝之本心文王若是其宣哲若是其文武其討安天下也真足上逮于皇天矣此天錫予以賢子孫而克昌厥後也

綏我二句不是徼福於文王凡祭其神歆之則受福不歆則不受福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則祭受其福矣所以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而可永承其昌後之祚也

綏予綏我二綏字正相應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詩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此諸侯助祭而天子歸其德之詩故首叙其稟法度以來朝次叙其助廟祭以綏福

曰求厥章訓稟受法度極確

龍旂和鈴鞗革皆王者用以彰有德者故曰陽陽曰

央央曰有鶬而總之曰休有烈光

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云云語與潛之篇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語同宜聯不宜斷

眉壽多祜本是昭考之所錫而歸之烈文辟公者言

非得諸侯之助祭不能受此純嘏之多福也

俾緝熙于純嘏語極佳純嘏者即上文之眉壽多祜

也而福不幸綏維德是與此必學有緝熙于光明常

明此明德然後常保此純嘏耳卷阿云俾爾彌爾性

純嘏爾常矣亦是此意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詩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微子未嘗臣周其來見以賓禮天子亦遇以賓禮故云客重言有客者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

周之於微子也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其遇之既已厚

矣而及其來見又維恐其去也受之縶以縶其馬焉
又追之而左右無方以綏之焉此方是王者大公之
心此方是王者厚故之道此方是王者尚賢之禮焉
亦從白則其他禮物之仍舊又可知矣萋且二字不
敢強解若敦琢二字恐非可以選擇解也亦非可以
追琢解也殷尚質其旅皆質有其文故云敦琢耳
宿宿信信云者其宿一宿耳其信一信耳言去之速
也故言受縶縶其馬以止之

薄言追之而左右無方以綏之且曰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言今之福方未艾而不必其去之速也

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此福也曷以爲淫威哉愚謂此淫威者當即是奉天誅討之師也若曰殷先王之功德被於人者深且厚矣維紂淫虐異常天命我周討平之亦既已致其淫威矣淫威既加于淫虐天之心已既釋矣而追維爾先哲王之功德將降福孔夷於爾殷未艾也正月篇云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正是

此意夷平也正與淫威對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詩序奏大武也

爰集大統肇造區夏論功烈之盛孰有如武王者然武王之烈實自文王開之故以允文克開歸文王而謂武王之能嗣受也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正其烈之無競處

勝殷是矣曷為遏劉蓋紂為殘賊之主如奄與飛廉諸臣不勝其殘虐之甚下民無以為生苟非武王之弔伐其將何所底止哉一戎衣而天下定自此民免於水火之虐故知武王之用殺乃所以止殺而世稱其烈與文王等有由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勝殷遏劉此方是天地生生之心此武功之所以稱烈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詩序嗣王朝于廟也

大抵古帝王之稱烈只是一箇孝而孝之克永世者只是一箇不忘其親若武王念茲文王陟降庭止則凡一注想一動履自然不敢踰越矣此善繼善述稱達孝於天下也

夙夜敬止是成王之心學葢武王陟降庭止凜凜然

維此心之敬也成王知之夙夜不敢怠忽荒寧則其心亦陟降庭止之心亦可以永世克孝矣故既又致嘆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葢謂繼皇王之次序則當存皇王之心思即欲頃刻忘焉有不可得者此成王自得之心學古今稱守成者莫有加焉者也

緝凞敬止原是文王之家傳武王受丹書曰敬勝怠者吉周公演易曰君子敬以直內成王曰夙夜敬止其淵源亦深矣哉

帝王之統之相傳如四時之代禪者然故稱繼序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言當如此其致思乃可為永世之孝子乃可紹皇王之統序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詩序嗣王謀於廟也

落何以訓始凡人初歷事必先討求箇下落故訓訪

落爲謀之於始朕未有艾工夫未竟而不能到也凡人到得彼處然後可率而由之不能到如何可率由得

將予就之者予將親就而與爲一也繼猶判渙者工夫尚未純一有間斷也有間斷則從此便判渙不相合矣易曰繼之者善也繼則安有判渙哉但工夫稍不相貫而有間是亦繼之功未至耳

人君治天下要在保明其身保其身然後可以安天

下明其身然後可以照天下繼猶判渙則其身尚猶有疎漏處尚猶有障蔽處維是紹庭上下而庭與之俱陟降在家而家與之俱斯其繼之者無一毫之間斷無一毫之疎漏障蔽處斯可以克家而承皇王之統緒耳成王自知其未艾自知其判渙必紹庭陟降以保明其身此何等學問何等工夫何等造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文之所以為文念兹皇祖陟降庭止此武之所以為武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成

之所以爲成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熈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詩序羣臣進戒嗣王也

此篇以敬字爲主首節云敬之敬之次節云不聰敬止正其相照應處

天維顯思二句一串下無曰高高在上三句正言顯

思之可畏而保命之必以敬也

士不必作事字觧士者丈夫之通稱也曰陟降厥士日監在兹真令人凛然無敢少肆矣不聰即不明意此詩與前二篇一曰念兹皇祖陟降庭止一曰紹庭上下陟降在家此曰陟降厥士日監在兹一陟一降皆天命祖考之監臨奈何其敢弗敬

就就而親之也將將而進之也參上篇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看便見其日就月將處

聖愚皆具此明德也而或昏或明之大别者無他維此心之存否何如耳成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之實功則此心常存而日造于光明之域矣此成王之實落自得處故言之真切如此闕

人君於家為宗子天為天子佛闕

亻从子曰佛時仔者謂吾人一闕

天之子宗之子所任之艱鉅自闕

字解

德行上着一顯字者何凡德行皆從光明中發出最昭著最顯明不可抑遏者舉此顯德行示我將與我心之光明相觸發而肩任之艱鉅其可以克堪矣此全賴其身之承任者故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成王既有此緝熙之心學又佛時仔肩顯德行之昭示分明出王游衍之與天俱也而何畏命之難保哉所以稱成周守成之令主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詩序嗣王求助也成王經管蔡之變此心益加懲創
而謹毖焉故求助之詞若此
語云蜂蠆有毒䓝蜂必取其辛螫矣莫予自求云者
懲創之意也桃蟲小鳥而終大可信以為小而忽之
乎肇允拚飛云者亦懲創之意也懲皆在小而毖後
患故稱小毖
管蔡至戚也而毒螫王家成王不可以顯言者故以

拚蜂桃蟲喻至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則其情見乎辭矣

書曰必有備有備無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皆言後患之當毖也而其機在懲之一字懲則知所戒而後患弭矣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語曰遭一蹶者得一便經一過者長一識正是此意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耜俶載南畒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詩序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田間去草與木則其耕順利而無阻塞矣澤澤者順利之謂也此出一耕字

千耦其耘是周法之通力合作處此出一耘字

侯衆也肴千耦其耘則凡耕耘之家有主有伯有亞有旅有疆有以無不勤于其事矣故下一侯字載芟載柞至俶載南畒是泛言其農之耕耘餉饁事播厥百穀至萬億及秭是序言其稼之始播以及於收積事為酒為醴至胡考之休是極言其用之祭祀賓客共養事匪且一節則稱述自古有年以見先農田祖方社之功之不可誣也

有噴其饁四句是備叙其中之有此景象耳所謂詩

中有畫

有依其士士字即甫田篇烝我髦士士字蓋髦士雖在農夫中而彼所事事必有可以導人者故下有依其士句言其間有依此士以力作者

播是播穀實於其地也故繼云實函斯活穀實含地之生氣有活意則漸達矣故繼云驛驛其達達之中有受氣足而先長者故繼云有厭其傑及其時則皆厭足而茁勃然興矣故繼云厭厭其苗苗盛則漸吐

華而穮之發不可禦矣故繼云緜緜其穮穮秀而且實則載穫濟濟矣有實其積而萬億及秭可為酒醴之用矣故其詞云云

函是含地之氣穀與地之氣原相合而無二也此函字即函三為一之函字

驛遞之傳命最有序故穀之始達也取此字義云先時受氣之足者曰有厭時至而皆足曰厭厭總是此一字

苗初放華曰穮今吴楚人皆稱放穮葢上文曰活曰達曰傑曰苗皆就物生之序言此時序當是吐華不應復説到耘上且千耦其耘前已用力矣此復待耘耶

有飶其香四句通就民家言乃見豐盈景象匪且節註極明

振古云者如開天闢地之謂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詩序秋報社稷也古人享其成則必思其自故當秋
成時追述春耕及言冬穫之事極有次第

或來瞻女者其婦來省視而致饟也乃載筐及筥而
其饟伊黍是農夫亦貴者之食矣非豐年安能有此

以𦔎之𦔎即深耕易耨之耨

其崇如墉狀所積之高大其比如櫛狀所積之聯密

豐年篇云亦有高廩上篇云有實其積而皆云萬億

及秭者正謂此也

以開百室有納意在開之固所以納之也今起徵糧

稅皆云開倉即此意

其崇如墉其比如櫛是積其穫以開百室百室盈止

是積其穀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含哺而嬉鼓腹而游乃爲眞太平景象禮文具而倉廩虛民將無以爲生也太平云乎哉

傳曰社稷之牛角尺非尺則不中於牲矣有捄云者其角中牲之用而有取焉者也

斯干云似續妣祖此似續就是奉祭以承先然其爲此莫知也古之人自來如此我亦如此續行之究其自則先農先嗇之功不可誣也故此爲秋報之詩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
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詩序繹賔尸也凡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以尋昨日
之祭以賔事所祭之尸曰繹繹禮輕使士絲衣爵弁
皆士服也由衣弁省視以著卑者之恭順則尊者可
知及祭畢旅酬毫無讙慢固宜獲壽考之福也此詩
語極有款序
自堂徂基是省器自羊徂牛是省牲鼐鼎及鼒是省

蠲皆將祭時事

兕觥其觩設而不用旨酒思柔欵而中禮且無讙譁無傲慢何福之不承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詩序告成大武也初則遵養繼則蹻蹻何等斟酌故名酌

此詩要看二時字一龍字一公字易曰時乘六龍以

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武王有於鑠之師遵養時晦而不用何嘗有心以取天下哉維紂無悛心而天命在周時已純熙斯用大介以燮伐之耳即是觀之其遵養也一龍之未受命而躍在淵也而其用大介也一龍之既受命而飛在天也飛龍在天則其所規為所創立蹻蹻然皆王者之制作此易之所謂大人造也然則武王豈有一毫自私之心哉應天順人弔民伐罪此心之公真有可對於天日者載用有嗣

不必他法實維爾此心之公允師之庶可仰承乎先志耳愚謂此詩宜如此看

上天明命昭然在周曰純𤋮𤋮字正與晦字對總之一時耳

我龍二字極妙易乾之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聖人原是一箇龍其躍無心也時可以躍而躍耳其飛無心也時可以飛而飛耳是所謂公天下而無私者也

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蹻蹻王之造正此大人之造

蹻古脚字而从足从喬有超越特起意蹻蹻云者言所創造步步從實起而超越於今古也

載用有嗣不必說到復用征伐去禮樂刑政總是王者之公事但有嗣而用之者一維秉此大公之心允師武王之所為耳或曰載用有嗣緊頂上說此箇王之造真可垂之于後嗣實維爾一點公心允得用師

之道也前後二師字相照應亦有理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詩序講武類禡也言武王當日行武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後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殺氣之所于也武王之師全是撫綏萬邦而和氣昭升于其上故屢賜之豐年之慶此便是天命之匪解處

亂臣十人既用之戡禍亂而復命之綏太平此保有
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處
皇以間之間字照書多方有邦間之間字似作代字
解但當是時武王業已代商為天子矣而更何代哉
愚謂此間字即間氣間值間字葢武王戡定禍亂天
命既已攸屬而任賢使能制禮作樂開萬世之太平
又有此非常之功德皇皇上帝亦以非常之寵綏之
有特異於他受命者是所謂皇以間之也敢問高明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詩序大封于廟也武王體文王之意大封功臣故有此詩

酌之篇曰我龍受之子孫我武王也此云我應受之武王自我也讀詩要知一詩之所主

讀此篇註不能解愚遂詩意是武王之詞武王若曰文王既勤勞天下則其志其事皆我之所應承受者

舉時所繹思之功臣與往平定天下非文王之意乎錫之封賞以敷布之我與共往維求天下之安定是在周今日之命有不容已者而要非以行私也亦體文王之意就時所繹思者而敷布之耳故前云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後云時周之命於繹思以收繳我應受之之意未知是否敢正高明

勤止上着一既字見得前人既如此我應得如此承受之敷時繹思而我徂維求定纔完繳得一既字

敷時繹思時字最重文王平日任人以圖治全是與時偕行而求天下之安定故當時繹思文王而併繹思其功臣也今武王敷其繹思而徂維求定則封賞之命雖出武王而實是當時人心之所共欲者故曰時周之命於繹思前後二時字正相應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詩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武王新受命當時天下皆想望其新政故巡狩方岳覲諸侯以對答之通詩重在衰時之對一句上於皇二句是起語隨山二句是巡狩之行敷天二句是巡狩之意時周一句應首語

凡巡狩必登山以柴望故首云陟其高山時所瞻望於我后者衆矣至一岳即朝一方之諸侯聚一方之民人而考其制度正其風俗若虞典之所載焉四方之人心有不快然於瞻仰之下乎此之謂

襄時之對

上篇數時繹思此篇襄時之對皆當時人心之所共欲者故不獨曰周之命皆曰時周之命要細玩上篇二時字此篇三時字

重訂詩經疑問卷十一

重訂詩經疑問卷十二

明 姚舜牧 撰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此篇詩只重在思無疆無期無斁無邪數字上次要看斯臧斯才斯作斯徂數字又次看彭彭伾伾繹繹祛祛數字其驈皇驪黃騅駓騂騏等不過舉其種種有此類皆可以應上襄之選耳非各注定不可移易

者

以車之以是左右之意言此車不可無此馬也

思無疆不專收馬一節凡公之君國子民盡人與物無不極其思慮而圖謀之遠真有無疆域之可限者即馬一節觀之而皆馴良可御若隨所思而俱臧焉斯可見其畧矣語意即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者

思馬思字與無思不服思字同馬實無思而若與其

思相應者然故下字如此

註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極佳又按秉心塞淵註云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此云人致思深遠而不茍則無所為而不善此註之極有見者

彭彭言其盛埋照下一一墭字伾伾言其任埋照下一才字繹繹言其行埋照下一作字祛祛言其行之狀埋照下一祖字

無疆是思之遠無期是思之久無斁是思之勤無邪是思之正然思必歸於正然後已

易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馬之臧者其行無疆故應上無疆字驥雖不稱力而有材力者能耐久故應上無期字易廣八卦傳於坎曰爲馬足爲作足馬之作足者其行無止息故應上無斁字徂者往也馬之善徂者不失其馳故應上無邪字

臧才作徂雖分說而必兼有馬乃稱良馬

疏云禮諸侯六閑馬有四種此詩首良馬朝祀所乗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次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田馬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卒言駑馬主給雜使貴肥健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亦有據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
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詩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註燕飲而頌禱一而字下得妙
詩本燕飲而章内都着夙夜在公句首章更着在公
明明句見君臣所先圖者在國家之幾務而政有餘
暇然後燕以樂且醉言舞即言歸而所祝願維在有

年以惠我生民有穀以詒我孫子真是善頌善禱

明明訓辨治也極當

醉言舞于胥樂兮是形容其醉之自得處非屢舞僊僊之舞也湛露云不醉無歸此云醉言歸可謂不繼以淫者矣

有年是國家第一事故春秋謹書之甫田篇亦云自古有年

凡人有一善其子孫必則而傚之欲明其德允文允

武是魯侯所當自勗以詒其孫子者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詩序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註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謂征淮夷皆未然事恐不敢爲信閟宮泮水其詞固多夸美而其事亦必有因如初無此事而曰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旣克淮夷憬彼淮夷恐當時即為夸大語未必若斯之甚也且此泮宮之飲何為哉意當時方脩泮宮而偶值淮夷之捷飲至於斯故作詩以張大之耳其指固不在飲

酒而頌禱也

觀首三章思樂二字便見當時必有大慶而士民思樂觀之非止爲飲而已者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是言隨從者之衆也然必從得人之歡心來

首章止言其旂之茷茷鸞聲之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而已次章不獨言其馬之蹻蹻且及其音之昭昭見其樂道好賢之聲聞已昭著於其外而且載色

載笑和顔色以接引之而使盡入於教育之中此方是王公建學作人之意

三章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矣又曰順彼長道屈此羣醜者何葢學校之設非徒虛文之崇飾而已也内明禮義以薫淑乎民心外宣文教以咸服乎方國順彼常久可行之道自治而治人則不獨順治其内而化誨懷服將舉此方國之羣醜而盡屈服之者此公之能事也故此特言之而下文方舉淮夷事

或曰此羣醜只指魯衆言禮孔子告哀公曰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能順天道羣醜有不服乎其證也是不然學校所以教之也非屈之也上章云匪怒伊教則教之事已舉矣何事于屈乎而況乎下有淮夷之事也

長道是常久可行之道與大道稍别

順彼長道必自明明德始故承說敬明其德敬明云者一敬以明其明德者也故下文云克明其德克廣

德心此句在通詩為極重

敬慎威儀是敬明其德之要務故特指言之抑之篇亦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文武守邦是祖考望後人之至意故云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非必其祭時始昭假之也

靡有不孝言所為皆承先繼志而無不孝也故曰自求伊祜

穆穆節雖似分則民格祖二事然意實一串統由敬

明其德來照下章克明其德自見得
上欲其敬明德故下穆穆字此著其克明德故下明
明字
明明魯侯四句正照前順彼長道屈此羣醜二句獻
馘獻囚是釋奠于學事而矯矯虎臣淑問如臯陶則
夸大之辭也
味克廣德心一語曾征淮夷只是脩文德以威之云
爾

在泮獻馘在泮獻囚在泮獻功併下集于泮林皆行

文默綴語

上已云桓桓于征狄彼東南而在泮獻功矣此復云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者非復張

大其于征之威也言魯國常有此而常可為淮夷之

備也故既克淮夷孔淑不逆下際接式固爾猶淮夷

卒獲正言其克明徳于上整此備于下而番固其謀

猷可屈服此淮夷而求無後患也所謂順彼長道屈

此羣醜者蓋如此

式固爾猶句極重淮夷之於魯非一世之患也所從來久矣思所為備如上文所云而又加固慎焉庶可以永服其心而無復反側也

曰孔淑不逆可見誠服于其德矣

飛鴞惡鳥也而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見淮夷亦在我化誨懷服之内也

凡夷方所貢曰獻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非淮夷所

産而備舉之者見方物之畢獻也亦夸大之意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

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

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

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詩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詩緝謂此詩止爲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爲頌禱之辭序槩摘其中

復周公之宇一語耳

閟宫魯廟也成王未嘗賜周公天子禮樂唯魯後世謂周公嘗有居攝一事謂可用天子禮樂也而僭之三家因謂皆周公之後也則皆可用天子禮樂也而歌雍舞佾肆無忌憚故孔子深譏切之而於此時存閟宫之詩葢春秋之意也及按詩傳云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則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伯禽天子禮樂真齊東之謬說矣敢存此

以正其謬

首章原周之所自始次章叙周公之所由封三章叙周公受封而歳舉郊廟之祀四章叙魯用天子之禮樂而獲慶之多五章叙魯有攘荆蠻之功而受祭之福六章七章又叙其有淮徐之功八章又大叙其保魯受福之多以見寢廟之當新九章則叙其所以新寢廟者以應首章開端之語其章法語脉極貫串而聯絡要細細體會

曰閟宫有侐便見有廟有寢深邃而清嚴降之百福即如牛羊騂字之會伐平林烏覆翼之等事

后稷有相之道徧天下天下之稼皆其稼使天下之土皆其土故云奄有下土

禹稷之功相爲終始無稷則禹平水土何益無禹則稷之教稼穡何施故云纘禹之緒

太王無翦商之心而肇基王迹其行事若有翦焉者也故魯人不諱言之或曰翦斷也商命若自此斷截

也

天意欲至於此文武隨天意之所至而至之是謂致

天之屆

克咸厥功註周公亦與焉句極有見

大啓爾宇是開其國也非作其家也後章復周公之

宇正照此

爲周室輔欲其世魯而與周同其休也輔意輕

王曰叔父四句是道其欲封之意乃命魯公四句是

實行侯封之典
山曰龜蒙鳧繹川曰沂汶洙泗土田曰灌陰常許附
庸曰顓㬰句須
孫之又孫總曰孫故僖公曰周公之孫
龍旂承祀二句雖似郊春秋匪懈二句雖似廟而實
皆有之且細玩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云云似還主郊
祀一邊其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𥂝謂周公亦體后
帝后稷之心而福之也

龍旂以下通在郊上看春秋二字只作歲時觧

周公亦皇祖也因上稱皇祖后稷故此稱周公皇祖耳

秋而載嘗節専指閟宫之祭言白牡騂剛至籩豆大房是天子之禮萬舞洋洋是天子之樂

俾爾熾而昌以下是周公饗其祭而福之也熾而昌指其業所統承壽而臧指其身所享受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云云又申言其熾而昌壽而臧處

閟宮爲祀周公作故孝孫有慶下極言其降福之多下章昌而熾昌而大總申其所謂熾而昌也黄髪台背萬有千歳眉壽無有害黄髪兒齒總申其所謂壽而臧也奄有龜蒙保有鳧繹眉壽保魯邦國是有總申其所謂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也淮夷來同南夷率從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總申其所謂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也壽胥與試宜大夫庶士則所謂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者不外是焉總之則言祭閟宮受福之

夕寢廟不可以不新也讀詩者要識得此意

熾有火炎意昌有日新意炎且日新曰熾而昌下文

云遂荒大東至于海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正其炎

且日新者

有壽而不臧者必其德足以凝命曰壽而昌書曰考

終命曰攸好德

看七章二保字便見保有東方魯邦是常

常侯於齊許假於鄭淮夷震驚徐方繹騷此便是其

虧崩震騰處故下章云居常與許淮夷來同遂荒徐宅

三壽作三卿豈以此三卿有三事之任福國而壽民也耶當僖公時有季友文仲其人三壽作朋壽胥與試或謂是與

如岡如陵即國家安於磐石泰山而四維之意

朱英飾矛綠縢約弓皆載於車上秦小戎厹矛沃錞竹閉緄縢亦車上弓矛之飾

徒各有冑而飾以貝綅以朱則軍容之極盛者

戎狄是膺三句下復出俾爾昌而熾壽而富等語正

見其膺懲之莫禦處皆神祐之所在也如此方與上

文爲有情且見是閟宮之詩觀八章首云天錫公純

嘏自見得

昌而熾與上文只倒得一下昌而大則言其熾之日

益光大也

壽而富之富是富盛之富黄髪台背正言其壽而富

也壽胥與試試字即用字不必說到試其才力此句正與三壽作朋應

耇而艾是老而日加頤養也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正由頤養得之

遂荒大東遂荒徐宅二荒字即幽居允荒大王荒之之荒言由此開荒而日充拓之也

魯邦所詹詹字義與專字同言魯邦專倚此以立國故稱重於天下也

魯侯是若語意與末章萬民是若語意同言此是魯侯之意而今得如其願也如其意曰若

天錫公純嘏句是血脉提掇語礿時說祭之受福乃一向說開去了須着此一語以提醒見得此箇是神之福祜廟寢誠不可以不新也凡看書須於此理會乃得其章旨

或曰此申前郊祭之福故用一天字曰非也天與神一也天保篇一向說天而歸說神之的矣則此篇論

廟祀而下一天字何害哉況眉壽保魯云云與前黃髮台背云云初無二意正不必其拘泥也而況此詩專爲閟宮作哉

天錫公純嘏節分兩截上四句一氣說下言多歷年所保此東土復此侵地而完周公之舊物此天以純嘏錫魯侯下六句亦一氣說下言魯侯燕喜有令妻壽母以和於家宜大夫庶士以和於朝而邦國是有以保其封今既多受祉黃髮兒齒之壽徵見焉則純

瑕之錫魯侯益以身享承之矣寢廟之作其可已乎哉此下着徂來之松一節

常見侵於齊許假璧於鄭想當時有歸服之意故詩人稱之

燕喜二字當就平日之安享言則下文既多受祉說得去

曰令妻壽母便見其燕喜於家曰宜大夫庶士便見其燕喜於朝曰邦國是有便見其燕喜於國既多受

祉則承上眉壽保魯三句言故着黄髮兒齒句見今已有眉壽之徵則保魯而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固其所必然者如此看較辭不重復而語有下落當時僖公曾從齊桓公伐楚又曾郤淮夷故詩人以此頌之常與許猶未復故詩人以此禱之

松柏取之名山而斷之斧斤度之繩墨量之尋尺皆制作之所不可已者松桷之有舄則舉其一以例其餘也

寢以藏衣冠其制貴深嚴而敦密廟以奉祭祀其制貴宏敞而軒翔故一曰孔碩一曰奕奕

萬民是若者若萬民之心也國家一工役與民心相宜協此方是人君之舉動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容亦不夷

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詩序祀成湯也

雖說商人尚聲先奏樂後迎牲致祭時亦伐鞉鼓合管聲以依磬聲然所以感格處全在此心之誠敬故下篇云鬷假無言而此篇亦云於赫湯孫穆穆厥聲曰穆穆益言無聲之可聞也觀四節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則所為奏假者從可想矣不是之祭而但曰

商人尚聲恐非善讀詩者

鞉鼓是大小二鼓置我鞉鼓言其多樂之陳設也故首云猗與那與

奏鼓簡簡止是鼓不蕙鞉下鞉鼓淵淵方蕙奏看簡簡淵淵自見得今將舉祭行禮時亦先奏鼓三闋豈亦殷禮之遺與

想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光景抑何等凝神定思豈專在樂而非樂不足以綏之故伐鞉鼓合管聲以依磬

聲然其實主祭者穆穆其容而無聲之可聞也故就
上樂聲而形容之曰穆穆其聲云爾說者徒泥聲之
一字將此二句總中上四句曰聲之穆穆云則吾所
未解也
文王篇云穆穆文王維天之命篇云於穆不已雝篇
云天子穆穆皆無聲也此欲以聲言將謂此樂聲乎
何為綴之湯孫之下將謂此湯孫之聲乎則縱假無
言又將出聲於何所此愚不能無辯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於赫湯孫穆穆厥聲正相應總只是下篇鬷假無言一句

禮記說思成語亦好若細詳此二字思成承上烈祖來當是思弔伐而成王業之人此所云綏我思成者謂湯孫如此其奏假庶或綏安我思成王業之人也下篇賚我思成者謂清酒若是其載酤庶或寵賚我思成王業之人也故一承在衎我烈祖下一承在申錫無疆下敢正高明

磬聲最清越而幽遠能辨於他音他音稍一乖戾高下便合不來必和且平而後能與其聲相依附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

伐木云神之聽之既和且平聲到和平處然後可悅於鬼神

照前篇無斁看來斁有少止意當是鼓之有節也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則聲與舞合一非二矣客與主和洽無間矣神具有不歆乎所謂

綏我思成者蓋如此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這方是衎于烈祖而總之則本此心之致敬來故着自古在昔一節

温恭朝夕二句一串下閔馬父一段説得極好

通詩重綏我思成句而綏我思成全在此心之恭恪湯孫之將將此恭恪焉耳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黄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詩序祀中宗也

首節註甚明及爾斯所正言及汝中宗也中宗中興本於成湯故頌始烈祖

酤與羹皆祭時所躬獻者有次序存焉故下既載亦

有字面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羮既戒既平總是秉一誠以對越也故緊接鬷假無言時靡有争句如此則

畨受其福矣故着綏我眉壽黄耇無疆句

上篇綏我思成我所綏也此賚我思成神所賚也時

靡有争本奏假無言來

此争字要看得好謂各執其事無相奪倫也

既載節已完祭事則受福事矣然所謂有秩斯祜申

錫無疆者末之盡也故約軝節又舉助祭諸侯受命降康之事以見假饗之必然降福之無已皆是烈祖秩祜之所遺此是詩之前後大發明處

諸侯之助祭由我受命之溥將也故此句粘足上三句然又有起下意此以見詩詞之貫串而血脉之流通也

以假以享是人之以來假來饗是神之來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詩序祀高宗也祀高宗而先祖德謂具中興不墜先烈也

商之祀開於契成於湯中興於武丁而實皆天之命也故此詩序頌之語脉喫緊在數命字上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即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意蓋謂天命降生此契時在玄鳥至之日簡狄祈郊禖而得之者後世附會其説曰吞鳦卵而生契可笑也

古者立郊禖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此詩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或者乃謂簡狄吞鳦卵而生契故其後郊禖必於玄鳥之日嗟乎稷與契同時人也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后稷之母之祀非亦以玄鳥至之日耶豈契生于稷之

前稷之母始見此異而後祀耶履帝武曰履巨跡命玄鳥曰吞鳦卵千古不經之談可載之經以詔後世耶

生商云者言商之統系皆自此其生出也與厥初生民同

宅殷土芒芒是契初受封事

天命生契生商契就是商之古帝古帝命湯正域四方即是帝天之命故承說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厥后

指成湯自成湯以後武丁以前諸先后皆承天命矣而中衰幾殆所賴以不殆者在武丁為人之孫子盡繼述之孝也故承説在武丁孫子又承説武丁之武靡所不勝而世莫不承肇域彼四海於湯正域彼四方先後其重光也此為祀武丁之詩

正字雖作治字解然有始字意在域彼四方以四方為域也下文肇域彼四海正照此一句

命武湯正域四方則此方即命之成湯也故云奄有

九有

武丁孫子非武丁之孫子也武丁即是孫子細體此口氣似今說某人家闌如此基業全在這某人孫子身上一般

朱子將襲湯號釋武王二字極當

看撻彼殷武篇便見其靡不勝處

龍旂二句甚言諸侯服從之多耳不重在祭上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言生齒蕃衍而居處於京師者

甚衆且多也若謂民之所止不過千里則失詩人之語意矣

肇字雖作開字解亦有始字意在再造者之功與開創者同

四海來假云云言輻輳歸命於天子甚衆且多而隨景山以輻員直到於大河也

殷受命咸宜正應前數命字契率履不越宜受命宅殷土湯聖敬日躋宜受命正四方武丁恭默思道宜

受命域四海此其福祉之積申錫無疆而百祿之是

何也何負荷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

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
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

詩序大禘也

商世但稱成湯而不知自契始故開首說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見世有明德而發祥之甚遠也

要說契之教化繼神禹平治之功敷於四海故先從洪水芒芒說起

方將云者謂其勢將向於昌大也將字不得即觧作大字

桓撥之撥即撥亂反正之撥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

盡力於明倫之教撥亂而反之正其桓如何

受小國大國受宇即歸斯受之之受言舉小大之國

皆歸之翕受中皆教以人倫而使無不通也

率履不越正是契之身教處以身教者從故當時之

民視契之所履無有不啓動其良心而歸於教育者

故曰遂視既發到遂視既發纔見其撥正之功纔見

其桓撥之實

相土烈烈是言其能光大而恢廓也

帝命不違本帝立子生商來已非一日矣而至于湯
天命一時齊會故湯降生也若稷之彌月不遲焉乃
湯則唯知慄慄焉以承上帝此帝命式于九圍也不
違至于不遲字面宜細體繞在帝命上說聖敬以下
則湯之所以承帝命者前後二帝命字照看自見得
千聖相傳只一箇敬字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如下
文行政用武皆本此心之慄慄來故其敬稱聖敬敬
則日益收歛日益躋升矣而湯且持之悠久維上帝

之是祇寧不益大當於帝心乎此帝命式于九圍也聖敬日躋詩人頌湯之詞而湯不知也彼知昭假于上帝耳故復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二句帝命式于九圍則小球大球小共大共無不來歸矣歸斯受之故章首俱提掇一受字為下國綴旒便宜有為天下撫綏的事故承說何天之休而敷政優優為下國駿厖便宜有為天下驅除的事故承說何天之龍而敷奏其勇

爲政有體但於寛嚴強弱間調停而劑量之使不墜於一偏耳語曰大弦急者小弦絶又曰優游不斷又曰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四者不偏而優優以敷布之則天休遍被於下國而福禄歸之矣故曰敷政優優百禄是遒書曰政貴有恒優優之謂也勇非所尚也而有時乎乘天龍以懷萬邦則勇亦不可廢者但貴乎善用之不張皇而震驚不生事而搖動不畏難而懸恐不率易而竦懼則其勇所以安天下非以毒天

下而福祿綏之耳故曰敷奏其勇百祿是總

龍字不作寵字解龍飛騰變化天下之勇莫加焉故曰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下文云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正敷奏之實也

政曰敷政勇曰敷奏見皆當周布而使徧也

王者之師何以如火之烈子產曰水柔也人玩而溺之火剛也人畏之不可犯正此烈烈之意莫我敢曷莫敢誰何也

武湯載旆秉鉞以誅不義總是去暴安天下之民善承帝命式九圍之意

昔在中葉二句是追說湯初年事書云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所謂有震且業也

允矣天子口氣若曰信哉湯為天之子也故天降予卿士阿衡左右以定天下也

大禘禘祖之所自出故自契以至於湯歷歷言之而

必有配饗于廟者故及阿衡之功

帝立子生商帝命不違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數帝字命字是語脉下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允也天子降于卿士統是帝命之意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詩序云祀高宗也

武丁嘗恭默思道矣傅說亦嘗啓之學于古訓矣此以撻伐為威者何盤庚没而殷道衰荆楚恃其强以外叛國幾不振矣維是撻伐之師出而裒其旅截其所責之以大義而知畏且令諸侯聞者之皆畏則此舉似亦不可少也要之皆從思道學古中出也所以稱中興之令主與

奮伐而入其阻裒其旅截其所方可以服其心而不

二孔明征南而曰自此不復反矣亦此意
異域亦有人心也責以大義而彼自知畏服矣武丁
不獨肆其威又能盡所以化誨懷服道此方是王
者之師
天命多辟節是由平荆楚之威説到服諸侯處以見
中興之烈
歲事來辟勿予禍適但曰稼穡匪解則侯職之所重
益可見矣王祭不共包茅不貢其曷以追伐哉天命

降監二句泛說小民之可畏不僭不濫以下方着武丁身上說見其能嚴乎下民受天之明命而大建中興之福也

商邑猶舊也而稱翼翼者豈獨在更新之飭哉維王振奮于其上人心自覺改觀焉而都邑始爲天下重耳且更有聲教之宣威靈之震壽考令終以貽子孫無疆之福故詩人一一指言之以見中興之所為極盛也

陟彼景山節是立廟以安武丁之神靈也故曰寢成孔安

武丁有百世不磨之功宜立百世不遷之廟

重訂詩經疑問卷十二